

· 学术探讨 ·

麻黄的“破癥坚积聚”功效分析

王宪^{1,2}, 刘金星², 刘桂荣^{1*}

(1. 山东中医药大学, 济南 250355; 2.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济南 250014)

[摘要] 结合古今文献研究,分析麻黄“破癥坚积聚”的功效机制,为拓展麻黄治疗妇科疾病的应用范围提供文献依据。通过梳理古今麻黄相关文献,筛选麻黄的特殊用法资料,并结合临床应用,归纳麻黄在阳和汤及麻黄细辛附子汤中治疗癥瘕的临床和配伍特点。麻黄消癥瘕的机制在于温经散寒、散邪外出、宣通气机、振奋肾阳。临床应用麻黄消癥瘕主要体现在阳和汤及麻黄细辛附子汤中。中医辨证治疗癥瘕有很大的应用前景,麻黄灵活配伍治疗癥瘕,疗效显著,扩大了麻黄在妇科疾病中的应用范围。

[关键词] 麻黄; 破癥坚积聚; 癥瘕; 阳和汤; 麻黄细辛附子汤

[中图分类号] R282.6;R932;R281;Z12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903(2017)19-0207-05

[doi] 10.13422/j.cnki.syfjx.2017190207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495.R.20170711.1600.076.html>

[网络出版时间] 2017-07-11 16:00

Discussion on Ephedrae Herba Treating Mass in Abdomen

WANG Xian^{1,2}, LIU Jin-xing², LIU Gui-rong^{1*}

(1.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Ji'nan 250355, China;

2.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CM,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mechanism of Ephedrae Herba treating mass in abdomen was analyzed by combining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basis for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range of Ephedrae Herba. The items of Ephedrae Herba in previous and modern literatures were reviewed, and the special application of Ephedrae Herba was collected.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s of Ephedrae Herba in Yanghetang and Mahuang Xixin Fuzitang in the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mass in abdomen by combining the clinical practice. The mechanism of treating mass in abdomen was warm channel to expel cold, induce sweat to scatter evil, ventilate the lung-Qi, invigorate the kidney-Yang. Ephedrae Herba was mainly used in Yanghetang and Mahuang Xixin Fuzitang to treat gynecological mass in abdomen. There was great prosp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reating mass by the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Ephedrae Herba, and it could expand the application range of Ephedrae Herba in gynecological diseases.

[Key words] Ephedrae Herba; treating mass in abdomen; gynecological mass in abdomen; Yanghetang; Mahuang Xixin Fuzitang

[收稿日期] 20170425(0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ZR2010HL063);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3年张志远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发[2013]47号)

[第一作者] 王宪,医师,2014级博士研究生,从事历代医家临床学说研究,Tel:15215319881,E-mail:wangxian_87@163.com

[通讯作者] *刘桂荣,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历代医家临床学说及心系疾病的临床与文献研究,Tel:0531-68617893,E-mail:331661563@qq.com

麻黄在中医药学中的应用具有悠久的历史,始见于《神农本草经·中品》,是麻黄科植物草麻黄 *Ephedra sinica*, 中麻黄 *E. intermedia* 或木贼麻黄 *E. equisetina* 的干燥草质茎。书中云其:“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症坚积聚。一名龙沙”^[1]。“破瘕坚积聚”之功效亦首见于此书。

麻黄最主要的功效为解表散寒,《本草经集注》曰:“世用治伤寒,解肌第一”^[2]。所以后世医家对麻黄的应用也多数局限于这方面,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药学》中记载麻黄的功效为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3]。主治外感风寒表实证、肺气壅遏喘咳证、水肿兼有表证等^[4]。近年来,在历代医家临床实践的基础上,针对麻黄的研究不断深入,一些新的作用被挖掘出来,麻黄的临床应用范围已超出解表、宣肺、利小便的范畴。目前对麻黄“破瘕坚积聚”的研究少有报道,本文针对瘕瘕形成的病因病机,结合古籍中对麻黄的记载及现代应用研究,对麻黄消瘕瘕的功效进行讨论,以拓展麻黄治疗妇科疾病的应用范围。

1 瘕瘕的病因病机

瘕瘕,属妇科常见、多发疾病。妇人下腹结块,伴有或胀、或痛、或满、或异常出血者,称为瘕瘕^[5]。瘕瘕病名首见于《神农本草经·序录》^[1]及《金匱要略·疟病篇》^[6]。瘕瘕的病因病机不外虚实2个方面。

1.1 正气虚弱 瘕瘕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机体正气不足。《灵枢·百病始生》云:“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7]。正气虚弱,外邪内侵,邪正相搏,停聚小腹,日久相积,而生瘕瘕。如《济阴纲目·积聚瘕瘕》曰:“妇人瘕瘕,由饮食失节,脾胃亏损,邪正相搏,积于腹中”^[8]。

1.2 外邪侵袭 瘀血内停是瘕瘕形成的病机关键。经期产后,血室正开,外感风寒湿热之邪,或情志、饮食内伤,脏腑功能失调,产生气滞、痰湿、血瘀,损伤冲任,冲任受阻,血液运行不畅而留瘀,瘀血滞于少腹,从而生成瘕瘕。《血证论·瘀血》曰:“瘀血在经络脏腑之间,则结为瘕瘕”^[9]。正气不足是瘕瘕发病的根本,如《素问·平热病论》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10]。而血瘀是血液运行不畅或瘀滞不通的病理状态,是瘕瘕的直接致病因素^[11]。瘕瘕形成后,邪气更盛,正气愈虚,病因病机多互相兼夹,虚实夹杂,病程日久,而成痼疾。

2 麻黄“破瘕坚积聚”的功效机制

《本经疏证·麻黄》云:“麻黄气味轻清,能彻上

彻下,彻内彻外,故在里则使精血津液流通,在表则使骨节肌肉毛窍不闭,在上则咳逆头痛皆除,在下则瘕坚积聚悉破也”^[12]。结合对瘕瘕病因病机的分析,麻黄消瘕瘕的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温经散寒 寒邪侵袭,经脉气血失于温煦,导致血脉凝涩不行。临床治疗多以活血散结为主,选用三棱、莪术、牡蛎等。麻黄虽然没有强有力的活血化瘀之功,但其性温,以散为通,通过温通经脉之功效,使血得温则行,寒凝血瘀得散,瘕瘕积聚即消。如《本草经解·草部下》云:“症坚积聚者,寒气凝血而成之积也……(麻黄)温散寒,寒散血活,积聚自破矣”^[13]。可配伍温阳药应用,增加其温通阳气的功效,且使散寒而不伤正。

2.2 解表,引邪外出 麻黄味苦,入心,心主汗;性温,禀春气入肝,肝主疏泄,所以麻黄为解表发汗之要药。寒邪客于血脉,血行不畅,通过麻黄发汗解表,引寒邪外出,寒邪得解,阳气布散全身,血脉通畅。《神农本草经读·麻黄》曰:“症坚积聚为内病,亦系阴寒之气,凝聚于阴分之中,日积月累而渐成;得麻黄之发汗,从阴出阳,则症坚积聚自散,凡此皆发汗之功也”^[14]。麻黄不仅具有发汗散邪的功效,且能引领化痰、行气、活血、散瘀药物进入顽痰瘀血之中,如《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麻黄》云:“麻黄,轻扬上达,无气无味,乃气味之最清者,故能透出皮肤毛孔之外,又能深入积痰凝血之中”^[15]。灵活配伍应用,使药力直达病所,从而更好地发挥“破症坚积聚,散脏腑之内结”的作用^[14]。即张锡纯所言:“消坚化痰之药可偕之以奏效也”^[16]。

麻黄“破瘕坚积聚”的作用是在解表的基础上,不能单纯理解为麻黄具有活血化瘀的功效。麻黄的作用并不是蛮力开破,而是通过其“渗透”作用以缓消痰凝瘀血^[17]。

2.3 宣通气机 肺主气,合皮毛,朝百脉。麻黄入手太阴肺经,开宣肺气,外散肌表腠理之寒邪,内通郁结之气机,使肺气得舒,从而推动百脉,使气血运行正常。《丹溪心法·六郁》云:“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拂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18]。通过麻黄清扬宣肺的功效,调畅气血,气行则血行,瘀血得解,以达到消除瘕瘕的目的。即《本草正义·湿草类上》言:“(麻黄)破瘕结积聚,消赤黑斑毒,则宣通其气机而瘀积亦得渐通”^[19]。若气机疏泄过度,可导致正气亏虚,所以不可过量应用。

2.4 振奋肾阳 肾阳又称“元阳”,为一身阳气之本。肾阳亏虚,失于温煦,血络收引,无力推动血液

运行而产生瘀血,阻滞冲任胞脉。《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寒收引,皆属于肾”^[10]。麻黄可入肾经,散肾经之寒,使寒邪从表而解,同时振奋肾阳,温散寒凝,调畅血脉。《本草崇原》言:“植麻黄之地,冬不积雪,能从至阴而达阳气于上,至阴者,盛水也,阳气者,太阳也”^[20]。

3 麻黄在癥瘕中的临床应用

《神农本草经》中最早记载麻黄“破癥坚积聚”,直至明代陈实功创“阳和汤”一方,麻黄消癥瘕的作用逐渐为后世医家所重视。目前临床对麻黄消癥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阳和汤中,亦有麻黄细辛附子汤加减治疗癥瘕的研究。

3.1 阳和汤加减治疗癥瘕 阳和汤有养血、温阳、化痰、行滞之功效,原方用于治疗阴寒证之阴疽、流注、贴骨疽、鹤膝风、乳岩等。清代外科名医马培之称赞:“此方治阴证,无出其右”。凡辨证属于阳虚痰凝之病证皆可以本方为基础,随证加减化裁以治疗^[21]。

3.1.1 方义 方中重用熟地黄滋阴补血,合用鹿角胶血肉有情之品,共为君药以补血养精。炮姜温经散寒,引熟地黄、鹿角胶入血分。寒凝痰湿,非温通不足以化,配伍肉桂温通血脉共为臣药。佐以麻黄宣通达卫,白芥子温通经络,善散“皮里膜外”之痰。甘草调和诸药为使。全方扶正与祛邪相兼,共奏温阳散寒,补血通滞之功,犹如阳光普照,阴霾四散,故名“阳和”^[22]。

3.1.2 麻黄在阳和汤中的作用 本方中应用麻黄,意在取其“破癥坚积聚”之效。《外科全生集·阴疽治法》云:“非麻黄不能开其腠理……腠理一开,寒凝一解,气血乃行”^[23]。麻黄一方面能开腠理、通经络、引阳气、散寒结,宣散肌表血络之寒凝;另一方面能引化痰、行气、活血、散瘀药深入癥积,可作为治疗癥瘕积聚之良药。《外科证治秘要》对阳和汤中的麻黄有极高的评价:“再复麻黄一味,妙不可言……既能透出肌肤毛窍之外,又能深入积痰凝血之中。凡药力所不到处,惟此能达之。掣领桂、姜、芥、地、鹿角,温之、化之、通之”^[24]。阳和汤在癥瘕治疗中的作用是麻黄“破癥坚积聚”的有利证据。

3.1.3 阳和汤的现代应用 结合麻黄的功效及阳和汤的方义,根据“异病同治”的原则,本方主要用于治疗阳虚血弱、寒邪侵袭所致的瘀血痰湿证之癥瘕。后世师其法而不泥其方,取本方麻黄配熟地黄之意,用于治疗癥瘕积聚等证,疗效显著。张立新^[25]指出,癥瘕以血瘀为主,多挟痰饮,痰瘀相搏,

结块于胞中。阳和汤温肾化痰,鼓舞阳气通达表里,故可应用治疗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等疾病。龚艺^[26]整理闫德喜教授应用阳和汤的经验,抓住“阳虚寒凝”的病机及情志异常与癥瘕为病的关系,以疏肝解郁、温阳散寒、活血化瘀为治则,应用阳和汤加减治疗子宫肌瘤,补血温阳并用,化痰通络相伍。亦强调方中麻黄“破癥坚积聚”的功效。蔡军^[27]认为子宫腺肌症的发病是由于瘀血阻滞胞宫、冲任,血瘀的形成与寒凝、气滞、痰湿有关。治疗以阳和汤加减温经散寒、祛瘀除湿散结,配合隔盐灸神阙、关元穴培元固本,温通经络。

3.2 麻黄细辛附子汤加减治疗癥瘕 麻黄细辛附子汤出自《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一》^[28],原方主治少阴兼太阳表证,为治疗素体阳虚、复感风寒之证而设。方中麻黄温经通脉、散寒透邪。附子辛温,补火助阳、逐风寒湿邪。细辛辛温,祛风散寒、温肺化饮,佐附子以温阳,又能佐麻黄解表散寒,表里同治。三药合用,共奏温阳通脉、散寒祛痰逐瘀之功。钱潢称其为“温经散寒之神剂”^[29]。临床应用并不局限于太阳少阴两感证^[30],麻黄、细辛配伍,温阳散寒,振奋阳气,疏通血脉,不仅表寒证可用,凡里寒证有寒凝瘀滞者也可应用^[31]。后世医家将本方加减应用于痹症、癥瘕、咳嗽、产后身痛等多种疾病的治疗。韦大文等^[32]整理高体三教授应用麻黄细辛附子汤治疗寒邪久凝、血脉瘀阻所致的临床病症,以本方合桂枝茯苓丸加减治疗卵巢囊肿,以取其攻补兼施、扶正祛邪之功效。

3.3 麻黄的使用剂量 许多医家认为麻黄有峻汗伤阴的弊端,这也成为麻黄在临床应用中受限的主要因素。关于麻黄的剂量,古人有“麻黄不过钱之说”^[33],《新修本草·麻黄》中记载:“不可多服,令人虚”^[34]。针对麻黄“过汗”的顾虑,《本草正义·湿草类上》中即有相关解答:“不知麻黄发汗,必热服温覆,乃始得汗,不加温覆,并不作汗,此则治验以来,凿凿可据者”^[19]。认为服用含麻黄方剂后不宜服热饮及温覆发汗。有医家认为用量不大难以去除陈痼,故主张用于“破癥坚积聚”时剂量宜大,可应用12~15 g^[35]。但通过整理相关文献,最常用的剂量为3~10 g,临床中以此范围的用量较为通用,尚未发现大剂量应用麻黄治疗癥瘕的临床研究报道。

为防止麻黄发汗太过而耗气伤阴,临床多选用炙麻黄,先煮并去上沫亦可缓和麻黄的性质,且可配伍熟地黄使用,麻黄主动,熟地黄主静,麻黄得熟地黄,则变向外宣透皮毛腠理为入内搜剔积痰凝血;熟

地黄得麻黄,药力易于流散而增强滋养经脉之功^[36]。《重楼玉钥·症治汤头备录》云:“麻黄得熟地不发表,熟地有麻黄不膩膈,神用在斯”^[37]。癥瘕患者大多病程较长,一般需要长期服药,但是只要配伍得当,亦无妨碍。麻黄属辛温之品,对于体虚血瘀者可适量应用,因热致瘀者不宜使用,临证时要注意仔细辨证。

4 结语

癥瘕是较为常见的妇科疾病,西医学的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子宫内膜异位症包块、盆腔炎症性包块、陈旧性宫外孕等均属于癥瘕之范畴。西医常规多采取手术治疗,术后容易复发,且对机体的损伤较大。在选择非手术治疗的适应范围后,中医辨证治疗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麻黄虽然没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直接功效,但通过其温经通脉、解表散寒、开宣肺气、振奋肾阳的作用,亦可使“血得温则行”、“引寒邪外出”、“气行血行”、“调畅血脉”,临证可配伍适量行气活血散结之品,使血瘀得解,经络得通,从而消除癥瘕。《本经疏证·麻黄》曰:“麻黄非特治表也,凡里病可使从表分消者皆用之”^[12]。

癥瘕病程日久,久病必虚^[38],而且部分病人既往曾行手术治疗,多有耗气伤血,所以治疗上宜扶正祛邪兼顾。通过对阳和汤、麻黄细辛附子汤功效的分析,不难看出,这2个方剂主要用于虚、寒、痰、瘀相互影响而致的癥瘕。但目前关于以阳和汤、麻黄细辛附子汤为代表的含麻黄的方剂在癥瘕中的应用研究大多为个案,缺乏足够数量的临床病例研究,在将来的临床工作中仍需要进一步探索与论证。麻黄被称为“肺经专药”^[39],但其十二经无处不到,与不同药物灵活配伍可发挥相须、相使等不同的作用,提高临床疗效,运用得当还可治疗诸多疑难杂症,扩大其治疗范围^[40]。目前麻黄“破癥坚积聚”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为麻黄在妇科疾病中的推广应用提供更有利的依据。

[参考文献]

[1] 佚名. 神农本草经[M]. 陈德兴, 张玉萍, 徐丽莉, 等, 校注.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3, 49.

[2] 梁·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 辑校本[M]. 尚志钧, 尚元胜, 辑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 270.

[3] 高学敏. 中药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 52-53.

[4] 战丽彬, 胡守玉, 朱丽颖. 白长川谈仲景用麻黄之妙[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1, 29(9): 1944-1946.

[5] 张玉珍. 中医妇科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 308.

[6] 东汉·张仲景. 金匱要略[M]. 邱浩, 重校.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4: 17.

[7] 佚名. 黄帝内经·灵枢[M]. 包来发, 张玉萍, 鲍健欣, 等, 校注.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166.

[8] 明·武之望. 济阴纲目[M]. 鲁兆麟, 肖诗鹰, 吴萍, 点校.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54.

[9] 清·唐容川. 血证论[M]. 金香兰,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6: 113.

[10] 佚名. 黄帝内经·素问[M]. 田代华, 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65, 176.

[11] 尉万春, 李成卫, 沈绍功. 子宫肌瘤虚瘀同治整体治疗方案设计[J]. 时珍国医国药, 2016, 27(1): 173-175.

[12] 清·邹澍. 本经疏证[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9: 148.

[13] 清·叶天士. 本草经解[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 41.

[14] 清·陈修园. 神农本草经读[M]. 肖钦朗, 校注.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 66.

[15] 清·徐灵胎.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6: 25.

[16] 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230.

[17] 岳喜书. 麻黄的破癥坚积聚作用[J]. 河南中医, 2011, 31(4): 366-366.

[18] 元·朱丹溪. 丹溪心法[M]. 田思胜,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8: 157.

[19] 张山雷. 本草正义[M]. 程东旗, 点校.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128.

[20] 明·张志聪. 本草崇原[M]. 刘小平, 点校.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2: 69.

[21] 张保国, 梁晓夏, 刘庆芳. 阳和汤现代临床应用[J]. 中成药, 2009, 31(10): 1598-1601.

[22] 何虹. 阳和汤妇科应用举例[J]. 新中医, 2012, 44(3): 166-167.

[23] 清·王洪绪. 外科全生集[M]. 潘器之, 编. 上海: 上海卫生出版社, 1956: 8.

[24] 清·王旭高. 外科证治秘要[M]. 许履和, 整理.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1: 7.

[25] 张立新. 阳和汤治疗妇科疑难杂证拾零[J]. 辽宁中医杂志, 1992(3): 34-35.

[26] 龚艺. 阳和汤新用医案三则[J]. 亚太传统医药, 2015, 11(2): 85-86.

[27] 蔡军. 阳和汤配合隔盐灸治疗子宫腺肌症31例[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4, 12(9): 141.

[28] 东汉·张仲景. 伤寒论[M]. 陈仁寿, 点校.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147.

- [29] 清·钱潢. 伤寒溯源集[M]. 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 1957:304.
- [30] 刘敏, 闫军堂, 郭少英, 等. 王庆国运用麻黄细辛附子汤经验[J]. 中医杂志, 2012, 53(9):790-791.
- [31] 华青. 罗陆一教授运用麻黄细辛对药的经验[J].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2007, 30(2):36-37.
- [32] 韦大文, 郑书娟, 高天旭. 高体三教授运用麻黄细辛附子汤治疗杂症[J]. 中医学报, 2010, 25(2):226-227.
- [33] 许士骠. 巧用麻黄治顽疾[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1, 35(7):8-9.
- [34] 唐·苏敬. 新修本草. 辑复本[M]. 尚志钧, 辑校.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117.
- [35] 王兵. 麻黄何以破癥坚积聚[N]. 中国中医药报, 2011-09-15(4).
- [36] 严索宇, 黄建琴. 邱祖萍运用麻黄配方经验[J]. 中医杂志, 2002, 43(4):262-263.
- [37] 清·郑梅涧. 重楼玉钥[M]. 李玉清, 步瑞兰, 曹金虎, 校注.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30.
- [38] 汤倩珏, 陈锦黎, 王珍贞, 等. 王大增运用阳和汤治疗子宫肌瘤及卵巢囊肿案[J]. 山东中医杂志, 2014, 33(9):781.
- [39] 唐明邦. 本草纲目导读[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95.
- [40] 王玉龙, 张焕, 王娅妮, 等. 麻黄的功效及在方剂中的配伍探析[J]. 环球中医药, 2015, 8(8):957-960.

[责任编辑 刘德文]